



蓄齋集卷九目錄

記

擬重修吳縣學宮記

重建虎山東嶽廟碑記

蓄齋記

羅漢朝真圖記

遊放鶴亭記

蔣君二易生壙記

傳

蓄齋集卷九

目錄

周烈女傳

騷道人傳

陳陽山傳

秋江散人傳



重建虎山東岳行宮碑記

重建虎山東岳行宮碑記

古者天子以血祭祭五岳。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有望秩之禮。蓋壇而不屋也。記曰五岳視三公。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季氏旅泰山而孔子傷之。非以其神之貴而不可賈耶。東岳泰山也。其神爲五岳之長。故曰岱宗。後世崇之以帝號。而塑像建祠。徧于天下。于是齊民皆得奔走祭賽。說者謂其非經。然堅竊按士大夫祭不過五祀。而子路請禱于孔子。乃有禱爾于上下神祇之說。疑其所該者廣。有

蓄齋集卷九

記 虎山

四

不止于五祀者。意王者之祭其牲帛。視號之次第。燔瘞灌獻之威儀。誠有不可僭擬者。若夫尋常之禱。祈一。奪。一。下。或亦許其悔過遷善。而不之禁。歟。禱祈既所不禁。則建行宮以便俗。亦其宜矣。吾鄉之西有虎山。其上舊有東岳行宮。不知始于何時。而其廢已百年矣。鄉之人塑小像于真武殿側。旣不足以安神靈。而疾病禱祠者。或至欲遠詣郡廟。蓋未嘗不望有鼎新之者。而特難其人。也。康熙辛亥八月。先君純菴公因堅病幾殆。虔禱于神而得愈。乃慨然謀興復之。經始于壬子。

之秋而落成于丙辰之春首尾閱五載凡物料人工之費不下千金皆獨力任之蓋先君亦非豐于財者經營締造頗竭心力嘗謂堅曰人之生死有命惟神說得明透方不落俗見聰明正直必不以私好惡而生死人吾非謂汝之得生由于建祠亦非以建祠而冀神之福汝但吾業已有是心則不得不遂成之吾亦求不負吾心且以慰里父老之望而已自時厥後先君棄世而堅亦以多難遷城閱十有九年乃復構室五楹于殿後又閱

年乃請道士住持凡丹牘之所未盡與夫廊廡

蓄齋集卷九

記 虎山

五

門觀之規模庶幾其增修而式廓焉堅也瞻仰之餘既竦然于神明之如在而因歎先君之功爲不可沒也自世風不古世之冥頑不逞者往往不畏國法而畏鬼神然當暗室屋漏之中彼有泰然自肆耳及入廣殿崇臺觀端冕楮笏莊嚴之像則未有不知愧懼而動其爲善之思者譬如豪強武斷鄉曲無所不至一至輦轂之下則必歛迹而不敢逞又試與之過瞻象闕則雖游談嬉笑亦動色相戒人情大抵然也然則行宮之建固出自先君愛子之心而足以使人因

廟而生敬。因敬而生悔。則有關於世教。亦豈淺鮮乎。  
夫人孰不愛其子者。使盡如先君之。不私以財。而貽  
之以善果。則惟力是視。無不可以長子孫也。不然。徒  
事禱祈。而不知所以禱祈之實。神豈其私庇之。敢以  
告世之有事于廟者。

繆虞良曰。前叙建祠之由。後推建祠之義。酌古準  
今。可謂立言有體。

王耜莊曰。古禮不行久矣。便俗自是善事。然却說  
得光明洞達。足破世人媚神之惑。後幅洗發重建

蓄齋集卷九

記 虎山

六

之功。推廣愛子之義。而要歸于勸人遷善。粹然儒  
者之言。

蓄齋記

往余於已酉塲後自悼自咎而思有以自勉。因取易  
大象義自號曰蓄齋。且作字說累千餘言。其詞雖不  
工。然而其意可思也。迄今三十有餘年矣。學不加長。  
行不加飭。其於物也。正。與。若。字。相。反。輕喜易怒。而好盡言。蓋委靡怠  
惰之氣。與夫浮躁淺露之情。根于心。施于四體。而猝  
發於不自覺後。雖悔之亦無及矣。且今日悔之而後。  
日非。克。已。者。不。自。知。又復蹈之。甚至反從而護惜焉。此德之所以終不  
蓄也。每一念及不勝自愧。轉。筆。健。然余唯不能蓄也。乃愈有

蓄齋集卷九

記蓄齋

七

取於蓄之義。歲甲申復以名所居小齋而乞友人書  
扁額懸于楹間。使出入見之。時加省察焉。夫寧近舍  
吾身而吾室是資乎。蓋世之大人先生。爵尊望重。人  
不敢稱其字。則競求其別號而稱之。若余之長貧。僅  
欲借以自警。固不敢侈然號於世。世亦無由知。積之  
又久。卽已亦幾忘之矣。故不若顏是齋者。得以觸于  
目而警于心也。齋僅容膝。近內室。人罕至者。課兒輩  
誦習其中。凡余所以自勉者。亦欲令其共勉之。爰發  
明命名之意而記之於壁。繼自今顧名而思義。能日

勉其所不足以幾于無愧。則皆此齋之爲助也。苟其習熟積慣。恬不加省。則與曩者之虛設名號。何異家人父子之間相對滋可愧矣。

湯磊軒曰。義取蓄德而昔以爲號。今以名齋。觸目警心之意微矣。其行文圓健精警。正覺含蘊無窮。字無虛設。筆有餘韻。非加意省身者。豈能言之親切有味。若此。吾師素性英發而存心韜斂。近更安于恬退。惟以閉戶著書爲事。非必齋之爲助。然不得不歸功于齋矣。門人李沈穎識。

羅漢朝真圖記

有明中葉吾郡工繪事者如唐子畏文行山沈石田皆學士也獨仇十洲以畫工廁其間與之齊名而今世尤重仇畫癸未秋得所畫羅漢朝真圖畫圍圍僅

徑古尺其上爲大山中空如石龕海水洶湧吞嚙山

足下有白石梁甚壯麗跨左爲多其右偏雲山縹緲

若斷若續有大樹一枝如虬龍形石梁之左亦有大

樹從石梁而上峯迴路轉鬱爲重岡復嶺一石塲平

廣下臨無際環以欄杆當石龕之前龕中坐白衣大

蓄齋集卷九

記羅漢

九

士傍一淨瓶插楊枝一白鸚鵡立于石際稍下立善

財童子其阿羅漢共十有六尊出雲際而立者二休

于石者二行于樹間者四內一尊手捧小佛是八尊

者皆屬右三尊先後渡石梁一尊臨水涯戲一龍兩

尊立廣場向大士合掌作禮又兩尊一托小寶塔一

執如意而傍伏一虎若將自山坳而轉入廣場者則

皆屬左蓋大士面左故諸尊者皆自右而左以朝大

士然其離合布置參差入妙未嘗截然分左右也呼

吾聞古之善畫帝釋者如顧長康吳道玄善畫山水

者如李思訓父子如王摩詰今皆不可得而見矣。若  
仇君此圖于尺幅之中爲山爲海爲雲氣爲人物雖  
高。畫。之。神。妙。俱。出。極紛綸複沓而具有海濶天空之勢諸尊者狀貌衣  
飾各不相全而神氣皆奕奕如生倘可謂得其彷彿  
矣乎。或有謂其未真者。余應之曰。此圖之出自十洲  
與否。吾固不敢知。但其技至此。即使今人爲之。亦足  
寶貴。况實爲舊本乎。且夫玩物適情所以自娛也。必  
整。古。者。宜。知。此。較量于真不真之間。則疑信之意交戰于胸中。是反  
以自累也。吾知其畫可愛而已。他何論焉。世傳阿羅  
蓄齋集卷九

記 羅漢

十

漢凡十八。而茲缺其二。蓋古羅漢像本十六。蜀金水  
補。筆。絕。有。章。法。張玄亦然。其子孫始畫十八。大阿羅漢像作者。特仍  
其舊云。

范書常曰筆情秀逸姿態橫生昔韓幹之畫馬得  
東坡詩而益顯讀此記遂令十洲羅漢像活現紙  
上誰謂今人不及古人耶

王耜莊曰先將山川雲樹界限逐一點清則尊者  
位置便一目瞭然矣結構最緊密而絕無經營慘  
淡之迹可稱神手

遊放鶴亭記

戊子中秋與客登支硎山迤邐而東有小菴焉其前一亭若新墾者客曰此支公放鶴故處也亭蓋以存其遺跡云菴門閉不得入乃履嶄巖披榛莽達道出

其背見小橋跨流水其下松柏蔥蒨若可愛則故人

曲折知書

章炯然明祖墓也菴中緣坡構屋三楹大桂樹二株傷蒼間華正放芬芳滿室俯蔭清池池中游魚歷歷可數旁植芙蓉二本淺深紅白相間鮮妍倍常僧携茶具就東廂觀之流連良久從庭中轉而南卽菴之

蓄齋集卷九

記 放鶴亭

二

前門有竹數百竿皆大如椽相與離坐磐石悠然有忘世之思蓋僧所居不過數椽其正屋已爲章氏祠堂無莊嚴法象亦無精廬邃宇而自覺幽曼瀟灑若別有天地土人及遊人猶不稱章氏祠而稱放鶴亭云噫方支公周旋元明二帝間與王謝諸公相往還想其一時梵宇之精徒侶之衆豈不盛哉而今且凋零磨滅若有若亡亦可慨也然古今興廢何常雖以帝王宮闕而爲狐兔之穴者多矣後之人欲一弔其遺趾而曾不可得乃茲獨以支公之故其名至今不



太學生蔣君二易生曠記

吳郡治之西偏多山。而穹窿爲最高。穹窿之東。有塘  
岡村焉。四面皆穹窿。諸峰所環拱。獨缺其東南。十二  
可以登高而望遠。其竹木蒼以秀。其水泉清以甘。其  
土宜禾麻菽麥。其高燥宜檟。其人風勤儉。無外慕。而  
仙靈釋子之居。亦踵相接于其間。誠栖心物外者所  
欲托迹也。蔣君二易素好禪理。樂施濟。與浮屠師古  
潭爲方外交佐之結茅於古道場基之側。今所謂茅  
篷是也。及古潭主拈花方丈君之相與。乃益厚而並  
以餘力及其

蓄齋集卷九

記 蔣君

十三

土人蓋行德于此地二十餘年矣。游覽之餘。欣然有  
終焉之志。因買朱氏山地數畝。而營兆焉。且構數  
椽於旁。顏之曰安蔬草堂。以爲休息之所。歲戊子中  
秋。望前二日。穿生曠二。以爲己與筵室某氏百歲之  
室。而先葬其元配顧氏於穴次域以外。復築一冢。則  
其子秀鍾之所埋也。余過而觀之。見其因山藉水。種  
樹纍石。皆疏數得宜。其室廬不陋不侈。雅與相稱。登  
其壑。則山翠交映。佳氣欲浮。其爲吉壤可知也。而君  
顧告余曰。吾之於此。非以其爲吉壤而營之。特取其

谿山之勝與夫土風之淳耳。余以是益歎君之善於擇地也。夫人之卜葬莫不欲爲子孫富貴之計。乃未幾而豐碑華表往往埋沒於荒烟蔓草之中。甚至爲土人所盜發者不少矣。無他。彼但知就地擇地而不知就人擇地故也。昔漢朱邑屬其子曰必葬我於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果然。君子多

借古審補點子深妙甚

其有識。今君不惟風水之吉是問。而有取於清幽古

朴之鄉。君既樂其風土之淳。而其土人亦頌君之德。如不容口。且其地去拈花不過里許。他年拈花之僧。

蓄齋集卷九

記

蔣君

十四

而土人在其中古人固有此見法也

衆其愛君之松柏而思所以封殖之者。將必與福地相不朽。是亦君之桐鄉也。吉孰甚焉。且夫有意以求

吉壤而壤仍未必吉。是失則俱失也。君雖無意於求

吉壤而於堪輿家所謂龍穴沙水之說。又無一不合

豈非得則俱得者乎。甚矣君之善於擇地也。此可以

有體爲卜葬者法矣。君名德坤生於順治二年某月某日

以太學生誥授州佐。余與君舊交也。請余爲記。久矣

事既竣。乃次第其始末而勒諸石。

繆虞良曰。風水相遭無經緯之迹。而自然成文。逾

於織作

何未君曰運筆雅潔結構緊嚴非深於古而巧於法者未易辦此

苦齋集卷九

記  
蔣君

五

周烈女小傳

烈女周氏者長洲金墅里人也父某以服賈

力田爲業 生二女女其長也許字彭山何氏子

衷宸女容質端麗而性貞靜寡言笑不窺戶外且善

作家勤于紡織習針刺其主中饋能辦一二十人饌

夠節時年一十九卽今丙辰六月廿一日也先是二

日何以疾卒於家次日赴於周女方治湯餅聞赴茫

然不知所爲少選謂其妹曰吾力盡矣汝可代吾爲

之於是入房涕泣時其父行賈于外其母以女尙未

蓄齋集卷九

傳周烈女

十六

字不應傷情故壻亟沮之女不之顧也而泣轉哀夜

以繼口淚注如雨不復仰視黎明泣漸止平旦其母

先起出妹亦相繼起以女倦于哭泣甫睡不欲驚也

無何女亦起盥洗畢卽救梳簪珥有倍於常自袒服

以至膝衣無不易以新而潔者其母不知也獨其妹

見之頗訝其姊方悲哀無緒何反容飾如此輒相隨

不去女給之日今日吾倦未能佐吾母吾事皆汝事

矣汝宜先出勿俟我也妹出有頃其母入則門扃矣

叩之不應推窓窓亦牢閉則皇遽呼人梯屋而進而

女已懸梁死。於是里中奔走聚觀者。頃刻數百人。咸歎息有泣下者。以女能從容就義也。死之明日。其姑某氏在病中。忽見一少女披麻帶䟽而前。呼氏爲姑。

氏詰之。女對曰。吾卽汝家媳婦也。方吾來此。見羣鬼聚于門。吾叱之。皆退矣。言訖遂不見。氏驚悸以告家人。曰。得毋周家媳婦亦有變耶。遣問之。而周之訃已

至矣。時有孝廉陸君在新蔚文者。館于何之族。聞其事。馳謂其翁曰。嗚呼。何君夫忠臣烈女。著於史冊。千

古結此史家于敘事中寫褒貶法也榮之不圖。今日出自君家。此乃君家祖宗積德所

書齋集卷九

傳周烈女

致也。夫人孰不有死。欲死而不朽。實難。縱令君之子。得以娶。婦成立。必不能光顯。門里傳名。後世無惑也。今

旣得烈女以殉死。則烈女可以不朽。而君之子亦不朽。是其死乃賢于生君。宜勿以喪子爲憂。而以得賢

婦爲慶。於是率其鄉里具呈。有司請表焉。余所居光福里。去金墅不遠。故備訪其實。作傳。

贊曰。夫男女之事。難言之矣。卽葛女改適江郎。猶相傳爲美談。况其未婚者耶。嗚呼。素無內則之嫻。大家

之誠。而能抗節死義。如此。卽共姜之誓。栢舟之曷。以方

諸

姜奉世曰叙次雅潔未借陸孝廉語作贊歎更有  
生色

過釋之曰老致紛披且見史才○是時余適寓山  
中聞其事先生遇其土人及往來者輒孜孜訪問  
故得其詳如此與人爲善之意可謂深切矣

茗齋集卷九

傳周烈女

六

騷道人小傳

騷道人者吳郡光福里人也。性迂拙而好讀書。尤喜離騷。遇有一切無聊失意不平之事。憂從中來。無所發舒。則必取離騷。高歌竟冊。已乃拂衣而起。奮袖低昂。以謂古猶如此。吾復何言。率以是自遣。故自號騷道人。年十八補郡博士弟子員。二十一食餼。文日有聲。善病。父母絕愛憐之。不令涉世務。以故迂拙益甚。人多笑之者。然道人亦若有不可一世意。其與人交往。往不久輒厭去。或謂道人寡交情。道人笑曰。此正蓄齋集卷九

傳 騷道人

九

我多情之過也。嗟乎。苟遇素心。當性命以之耳。孰謂吾寡情者哉。會丁外艱。里有大猾。於屬爲尊。利其有。日夜與其黨謀。所以傾之。遂構大訟。首尾八載。濱于死者。再卒得平反。大猾伏法。於是道人避仇。徙居城中。交游日盛。顧其所許爲素心友者。嘗謂不過三四人。究不知其所指也。家旣破。學亦幾廢。乃稍溫習。其舉子業。應試。而人輒益稱之。然數奇。前後七舉。賓興。七報罷。而道人已踰四十矣。喟然歎曰。始吾自分不堪世用。志在學古人之道。不幸罹无妄。自傷不克。

奉先人成業。欲以功名自蓋。而又不遂。遂致進退兩無所據。良可痛也。今但得子平願畢。量口腹之餘。作小小利益事于鄉黨間。構數椽。列圖書。其中著文章。仿佛自娛。花之晨月之夕。偕二三知己。從一二解事小奚奴。尋訪林谷。題咏見志。如此優游以終吾年。使生稱善人。沒稱文士。亦已矣。抑猶未知得遂斯志否耳。繼有介星術請見者。道人復歎曰。吾早自知耳。命薄不足推也。吾素懶。不善治生。又不善逢迎鑽刺。自非富貴中人。年甫四十而髮幾半白。衰徵畢見。念吾祖吾父皆康強而不獲下壽。况如吾之衰者乎。且以孔顏之聖。與仁而不能不窮。以天以郭景純之術數。而不能自脫于厄。則挽回趨避之說。俱無所用之。縱令知之。何益。吾方欲讀離騷以解吾憂。不能舍此。卽彼遂謝去之。君子謂道人于是乎達觀矣。爰次第其言作

傳。

贊曰

贊亦淡折

龍門謂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今道人以騷自名。道人其有憂矣乎。然觀其謂術者數語。則又善乎其能自寬者。又何必離騷。可以

解憂也哉

吳商志曰略點實事而撮叙言論成篇然道人生平性情品格境遇已和盤托出非自爲寫照安得有此神似

顧有典曰其言溫厚和平其意縈紆鬱悶此小雅之遺音也

附湯磊軒題詞

余之得與道人交也初同試事于澄江余之喜與道人交也會見作家書而忘其寓然則道人宜以

菴齋集卷九

傳騷道人

三

無懷自名而曰騷道人其有憂思乎道人雖性坦易而其感憤怨懟不平之致亦時見于磊磊落落之中素不飲然當知已相逢劇飲盡醉道人亦能浮一大白酒後耳熱高歌長嘯或忽顧解事小奚作喃喃語余不知其意之何從也今讀其傳其工文辭聲譽隆隆起則紉秋蘭以爲佩也其數奇七舉賓興七報罷則恐美人之遲暮也其構大訟則衆女嫉余之蛾眉其卒得平反則雖萎絕其何傷也其不可一世與人交不久輒厭去則悔相道之

不察延佇乎吾將反也其素心友不過幾人究不知其何所指則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敷辭也而卒乃歸之于達觀道人之志雖若猶有所解其憂者不如靈均之尤摯然而騷矣余亦未敢獨附于知道人者然而道人之爲騷則余亦知之矣

何箕谷題詞

道人志在好修時逢不偶才如宋玉偏增搖落之  
悲心慕靈均徒有離憂之歎恐美人之遲暮俾壯  
士以櫻懷抱此修能終傷謠詠此所以唾壺幾缺

蓄齋集卷九

騷道人傳

三三

而酒壘難平者也嗟乎南國芳華豈齊榮于蕭艾  
東鄰窈窕寧比美于邯鄲但使耿介無虛潔清自  
著則紉茲長佩無令鷓鴣先鳴企彼修蛾寧許雄  
鳩遐逝江潭草綠湘浦烟開又何必論醒醉于滄  
浪問行藏于著莢也耶

陽山先生小傳

陽山先生者吾友陳炳虎文也世居吳郡長洲縣之  
裘巷裘巷在陽山西二里許故先生安、故、有、法自稱陽山人而

人稱之爲陽山先生陳氏故素封鼎革之際遭寇盜

破家先生生于前弘光元年通篇以年月時本朝作線叙法未下江南弱冠丁外艱

困甚不克竟學已乃教授村塾寒暑一衣衣垢則俟

人定後自浣之且復衣之課蒙之餘苦志讀書然不

樂習舉業而惟肆力于古詩文尤愛杜工部詩其爲

詩必奉以爲法有松頂紅裙拖綠上山腰白鳥破青

蓄齋集卷九 傳 陽山先生 三

飛之句傳誦于人由是其名日著又好鐫篆頗自負

或告之曰摹印須用漢篆宋元人法不足學也

乃一切棄去博求古法書及漢印譜心校手摹者久

之遂精其技而草篆書體亦並工世以其詩及二者

比鄭虔三絕云性伉直狷介不肯一毫干人亦不肯

一毫挫於人怒則口吃嘗曰吾寧餓餓死斷弗弗受

人憐也遇有道者必虛已下之一言之益佩之終身

不忘其意所不合雖王公大人望望然去之若恐浼

常用虛敘後以實事略作印證不粘不脫妙甚  
常送其親戚葬姻黨會葬者率多豪子弟語不相得

佛然欲去。是時天甚寒。風烈。積雪沒脛。歸途且二十餘里。主人意其必不能去也。凌晨竟去矣。鎮守京口。

固山某者聞其名。延為塾師。一日借其宿。佐弟姪遊。

金山。方張樂設飲。羣聚嬉笑。先生乃獨立崖間。面江。

水。仰天大哭。人驚問。故不之顧也。亦不言。所以于是。

人皆以為狂。然先生實非狂也。甫四十喪偶。遂不復。

娶。人勸之曰。吾方欲供甘旨以養老母。此非吾所急。

也。且吾有弟。可以生子。續先人後。吾復何求哉。晚年。

學益進。其詩稿成集。未授梓。而人多願助之梓者。時。

蓄齋集卷九 傳 陽山先生 三

過余舍。見輩出紙筆索書。書輒拍案大叫。自喜。然每。

越數日。則曰。吾書今又善。前者猶常境也。雖一飲食。

間。亦以指加膝。作豎畫狀。蓋其篤志若此。所得束脯。

及四方餽遺。半以供琴書筆墨之費。餘悉以賜其弟。

姪。窮交有急。不惜典衣相贈。獨寶愛一硯。刻其陰識。

之。且曰。吾將以殉葬。余笑曰。唐太宗欲以蘭亭記殉。

葬。尚乞諸高宗。君何以得自擅耶。先生亦笑曰。吾身。

之不知何有于硯。但令後之人知此硯為陳虎文所。

愛。斯可矣。余于先生六十時許。為作小傳。又四年。乃。

克爲之并係以贊

贊曰余年十七而識先生聞其爲人蓋峭厲難近而與余獨久而無間何耶贊語更統而多風然每風雨聯牀縱談今古輒趯然有遠舉之意吾知其胸中之塊壘良多也陳伯玉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金山一哭其以此乎若曰生乃與噲等爲伍猶其淺焉者矣

施覺菴曰歷落叙去陽山呼之欲出此虎頭寫生手亦龍門得意筆也

蓄齋集卷九

傳陽山先生

三

周訥齋曰小傳與史傳不同者以史傳貴簡嚴而小傳須鋪張也然于鋪張之中亦不可無簡嚴之意似此叙次雅潔善于淡處設色固是逸品

秋江散人小傳

冷秋江先生名士喟字又涓鎮江丹徒鄉人也丹徒本秦漢時縣治孫吳徙治江口故今爲鄉冷氏世居其地。自其父以求君以上三世號素封皆好藏書及名賢手蹟。有聲南雍。先生幼而聰穎善讀書性孝友。

慷慨好義崇禎中令舉報富姓子弟捐貲入國子監。

縣三人時先生年十一縣以名聞先生不樂就以讓其弟。又七年烈皇帝死社稷先生聞變哭之慟明年南都亡衆擾亂先是其兄曦以材武從史閣部和解

蓄齋集卷九

傳 秋江

三

四鎮高傑愛而留之表叅將無何高傑死兵潰曦南還而京口路絕乃自下流濟途中糾集烏合得數千人奉宗室起義襲金壇據之以求君因往依焉不兩月大清兵至則衆皆鳥獸散曦被執不屈死親屬僅免。由此家破先生感家國之變遂服古衣冠而隱鄉黨苦禁之不得已變服然終身未嘗著赤纓博通

、附。見、

、理、其、一、死、故、得、

經史爲文章數千言立就落落自成一家尤長于詩歌樂府父歿哀毀過禮喪葬畢乃鬻產托迹商賈以遊北渡淮南泛洞庭過大庾嶺入會稽所至輒登高

、寫、得、歷、

賦呀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盡蕩其背既歸益不問生  
產自號秋江散人結江泠閣著書其中與同志相贈  
答如江右張自烈芑山寧都魏禧水叔魏禮和公廣  
陵宗元豫子發樵李盛遠宜山吳門文點與也其最  
篤者也于是其詩文盛傳天下公卿皆慕與之交先  
生深自匿京江張相公屢訪之不得後扁舟造其門  
始一見欲有所贈固辭亦不報謁久之乃以一詩謝  
焉人皆多其介晚年貧甚然宗子發死爲買地宗忠  
簡公墓側而葬之歲時必省其墓并爲梓其詩文  
畧點綴高致自出

著齋集卷九

傳 秋江

三七

與也以先世手澤湮滅爲恨先生慨然出所存温州  
待詔三橋湖州三世墨蹟贈之皆世所重購而不得  
者也其篤于友誼又若此年七十七喪偶葬之自爲  
生壙凡衣衾棺槨之屬皆備無子嗣子幼託之姻家  
其家人亦盡遣去孑然一身嘗寄居焦山僧舍或往  
來吳門時舊交零落已盡而慕其名願納交及求詩  
文者日益衆最善騷道人道人嘗從容與語指其冠  
照應此段用筆更妙  
曰先生未嘗食祿前朝先世亦無仕者何自苦乃爾  
先生曰昔龔詡有言吾仕無害于義但負金川門一

勵耳。吾亦欲不負吾初心故也。蓋至今或語及烈皇帝殉難時事。輒歛歔不自禁云。著有文集幾卷。詩集幾卷。已板行于世。

騷道人曰。先生與予交時。已八十有三。其爲人明允篤誠。真古君子也。年雖老而精力甚健。遊屐登臨。雖年少弗如。所謂松柏後凋者。非耶。夫易代之際。必有高蹈之人。而興王亦不奪其志。誠以道雖不同。而于世教有裨也。余故就見聞所及。叙次先生梗概。亦將使留夢炎。危素輩。知所愧焉。爾。

蓄齋集卷九

傳 秋江

字八

繆虞良曰。結構緊嚴而行文頗疏宕有奇氣。  
楊耕夫曰。起伏照應極有法度。一贊更得體。

蓄齋集卷十目錄

說

閱史說

蜂說

稱謂說

曲則全說

問松字說

書後

書補全通鑑綱目後

蓄齋集卷十

目錄

書孔子世家後

書史記後

書季漢書後

書日知錄後

書念課三集後

書繆虞良程琳論後

書楊大瓢夢虎圖記後

書程貞女實蹟後

蓄齋集卷之十

說書後

閱史說

徐峻亭嘗言吾性不喜閱史。以快意之時少。失意之時多也。胸中本多意亦佳傀儡。又無端取往事以益之。甚無謂。天下亦何書不可讀。而必以此自詒伊戚耶。予因憶少時因閱史而痛哭者有三事。一哭關壯繆白衣搖櫓之變。再哭岳武穆班師最後哭建文君遜國。皆失聲。若其他歎息痛恨者。固不可勝計也。非皆自貽

蓄齋集卷十

說閱史

一

伊感者耶。竊謂峻亭言良是。然予近日乃更喜閱史。何者。人有目。豈能無覩乎。有耳。豈能無聞乎。既不能無所覩。無所聞。而此中之傀儡。能不日益乎。間嘗取聖賢經傳讀之。不一二冊。輒不免廢書而歎。至于古人詩文。大抵多幽憂感忿之言。譬如與愁人相對。話愁而已。而傳奇小說等書。又性所不好也。無已。則母寧閱史。遇史中有君明臣良。彷彿往淋滴盡致呼俞之風者。恍然如身游其際。而與之揖讓相先。是一慰也。及遇一切可悲可忿之事。又未始不爽然自失。以為貧士失職古猶如此。

而志不平。吾復何言是亦一慰也。而且合于古之帝王將相其善者吾得而褒之。其惡者吾得而誅之。縱橫論斷儼若南面而操進退之權。豈可謂非儒生快事乎。故所以自遣莫如閱史。轉覺少時之無端痛哭。直爲古人愚耳。抑又思自古理亂之迹。皆其去而不留者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然則今日之所聞所覩亦第作閱史觀可矣。而于我乎。何有夫峻亭之不喜閱史。予之喜于閱史。是皆有物焉。留于胸中。故也。繼自今予殆將以閱史者觀化焉。蓋必先無係累于心。而蓄齋集卷十

說閱史

二

天下之書乃無不可讀也。否則孰非滋我憂戚者。獨史也耶。

盧儒宗曰持論極新極確。至于筆勢之從橫波瀾之壯濶。使人忘其方幅之短。但覺意味之長。此廬陵得意筆也。

朱魯若曰屈平放逐。劉蕡下第。此千古最傷心事。能以觀化之心遇之。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于此知其近道。

蜂說

乙酉新秋盆蘭發花有蜂營營然入于花叢須臾首戴花心而去疎然異之繼而來者不一子恐夫花之見傷也令童子驅之童子乃以扇撲之斃其二余甚悼焉

夫蜂微物也而明于君臣之義其平居尊卑上下各有定分每日必早晚兩朝其王其王之子或出分則

羣擁之以行不使人得見其主而戕之可謂忠而有

禮矣至其采花以作蜜也他花皆以足承之惟蘭則

戴之于首蓋他花所作以供衆食而蘭則獨以供王

晉齋集卷十

說蜂

三

故重之若此然凡花皆散植園亭及山野幽曠之所采之可以無慮而蘭花開時多貯室中近人而人愛

惜之故采之者往往至于見殺悲夫彼豈不知蘭蓋

之難采然寧冒死而出此者誠急君之事而不敢自

愛其軀也嗚呼中世士大夫大抵徒知竊祿一旦臨

小利害則羣相規避而不肯前甚者乃欺賣而利之

耳能如蜂之君爾忘身者有幾予方心嘉其勤而不

謂遽已見殺也豈不惜哉雖然蜂微物也故其所以

事君者義止于此苟身爲大臣而惟務浚民之膏血

以充其君耳目口體之欲亦如蜂之于蘭則其罪固不容于死矣。撲而殺之豈非快事而奈之何其佯脫也。抑又聞蜂之有刺所以衛身而亦不妄螫人。有螫人者必不復容于其列。是蜂非獨能爲臣卽其君之用法亦甚有合于王道也。夫。

朱魯若曰此李盱江之文從大處起議論者也而筆意微婉頓挫尤步步引人入勝

申惠吉曰絕好議論俱從物理推出觀物至此可謂靜者心多妙矣

稱謂說

古人同輩皆呼名後則呼字後又單呼一字而加老字余六七歲時見前輩相稱猶往往呼字或以姓呼曰老某或以行呼曰幾哥稍疎外者曰某老曰親翁其父行曰伯曰叔若年長有望非伯叔之列而可以伯叔例者則曰某先生唯受業師乃直稱先生雖不盡雅馴亦秩秩乎其有倫焉不十年而老某則以爲僕隸之稱矣雙字則以爲卑幼之稱矣又五六年而有年翁之稱於是盡人而年翁之矣然猶間有稱伯

茗齋集卷十

說稱謂

五

與兄者也。今數年以來則一切掃除。竟盡人而先生之矣。有呼以年翁者則弱者必怒于色。強者必怒于言。甚或至於瞋目攘臂。以其輕已也。余謂年翁之稱雖庸且俗。然年者年家之謂。翁者長老之謂。以此相稱。似亦不惡。而何至以爲詬詈。有告余者曰。京師貴人呼優童爲年翁。余笑曰。然則非呼我者之過。乃呼優童者之過也。且今先生之稱亦豈勝于年翁耶。夫人心必有所慎重而不輕以稱人者。而獨以稱我。乃足以見其尊我。今則毋論黃童白叟。而此稱彼爲先生。

彼亦稱此爲先生。則先生又安足貴耶。况夫先生之  
濫也亦久矣。醫叙次生曰。先生賣卜者曰。先生。星家相家

堪輿家皆曰先生。典舖牙行之掌櫃及巫祝亦曰先

生。楓江人稱執量者曰斛先生。卽優人未嘗不稱戲

先生而瞽目女郎且稱女先生。則今之先生我者吾

安知其非優童我耶。女郎我耶。而何輕乎年翁何重

乎。先生莊子有云。呼我爲馬則爲馬。呼我爲牛則爲

牛。牛也馬也。年翁也先生也。吾亦唯其所呼而已矣。

彼悠悠者曾足與較哉。抑吾不知夫先生之後。又將

著齋集卷一

說稱謂

六

變而爲何稱也。意者物極則反。其必有爲之區別者  
歟。

繆虞良曰。莊論中帶詼諧。令人解頤勝于正色而  
談。

王崑昭曰。卽一稱謂間而世風已分。今古且倏忽  
變換。莫知其由。良可怪也。篇中寫得淋漓盡致。所  
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

褚幾道曰。看徹世情。便覺紛紛籍籍。俱屬無謂。此  
文一出。最足動人。反古之思。非徒以寄笑傲已也。

曲則全說贈人全

予性直○字慇一○篇直好盡言及面折人過雖與大人先生言意

有不可輒默不應或強與之辨固不敢謂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而私心竊用是介介不肯詭隨人意以此

招尤取禍幾至不能瓦全而猶不知改間讀道德經

見曲則全一語不覺憬然有觸歎曰老子其詔我矣

繼自今當折○出○曲○字貶直爲曲於是屬陳子虎文鐫一私印朝

夕把玩庶幾書紳之義焉然而一與物接則故態復

發如初旋悔之亦旋蹈之如是者累年乃復歎曰吾

蓄齋集卷十

說曲則全

七

年已踰五十利害安危亦聽之耳安能屈抑仍○不○欲○曲○吾性而

脂韋汨沒以求諧俗乎吾將學漢高之銷印矣適顧

子人全見而欲之以請人全之不善屈曲畧與余同

予嘗懼其難以自全則此言固亦其對病之藥也因

舉以贈之而告之曰吾老矣自分長爲世棄故不妨

姑任吾性仍○須子今方在壯盛而于世又多怨惡則何可

不曲曲爲趨避尙其以斯言銘之于心而勿徒以篆刻

之工爲悅也雖然曲亦有道昔夫子稱人之生也直

故是是非非有定理焉違心之行弗可有也夫老子

之。所謂曲者，豈其教人以巧詐居心而回面汚行以事人哉？亦以世路險巇，有不可直情徑行者，必委蛇以濟之，使不至窒礙而難通斯已耳。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又曰：思患而預防之，是卽曲之說也。蓋所以善全其直，而非務苟全其身已也。苟徒知曲之爲曲，而不知曲之不可離乎直，其不流爲小人之無所不至者，幾希此。又老子所不許者，且又安見世之曲者而皆得全無害也？吾子亦善體焉可矣。

繆虞良曰：談理如說家常事，婉轉如意，可謂曲而

蓄齋集卷十

說曲則全

八

有直體

問松字說

屺菴有行童焉其師字之曰問松余戲謂之曰汝有何事欲問松耶汝卽問松松寧有以告汝耶童子笑不答余歎曰既有其字豈可無其說耶夫天下動植之物其能久存者鮮矣惟松生于巖阿之間襍于蓬藿之內而卒能于霄合抱狎風雨而傲霜雪者彼果何道而能然哉汝試問之當必有以告汝矣古之君子隱居求志每與松爲歲寒之友而吟嘯其間終日不倦蓋其處境也幽而不撓乎世網四○者○皆○僧○家○其宅心也實而

蓄齋集卷十

說問松

九

對○病○之○藥○不炫乎浮華其養性也直而不撓乎外物其寄意也淡而不逐乎炎涼是以性情結契寤歌係之有不啻此唱而彼和者豈徒區區問答已也是故問松有道焉如問之得其道則百叩而百應無惑也不然則松豈能作人語以相告耶汝第從吾言而求所以問之道則汝與松必且相悅以解何患彼不以久存之道告汝也夫而後問松可以如松矣

繆虞良曰文心如禪心妙悟者方善作轉語于此

文見之

補全通鑑綱目書後

余爲童子時。有以通鑑綱目求售于先君者。先君許焉。及書至。則已缺二十餘本。然先君憫其意。因少酬以價。而留之。越一年。又有以未訂綱目求質者。先君復留之。後先君携至僧舍覽觀。復失去續編第七卷。于是兩皆殘缺。殊以爲悵。嗣是先君棄世。而余復遭無妄。流離播遷。簡帙類多散逸。而二書猶幸如故。患難稍平。因取後來綱目命工裝訂。其所缺第七卷。則用舊本補入。而舊本乃愈缺矣。顧此書爲余少時所蓄。齋集卷十

書後 補全

十

閱。且其板殊勝。後來者。思欲訪求殘編。補其缺失。而爲時旣久。了無所得。意且少衰。乃甲戌仲春。偶訪之書賈沈姓者。竟得刷印彙成全集。余觀之。不禁驟然喜也。因謂兒會曰。汝知余所以喜乎。綱目一書。坊間皆有。今欲購之。不過多一二金耳。全之亦何足喜。正以此書與余如舊相識。不忍使其廢棄。向使另購十部。而此書終于殘缺。則余所耿耿者在也。今則轉廢爲新。是汝祖父三十餘年以來所深望而不可必得者。乃一旦得之。其快心宜何如也。旣又思天下

事○成○之○甚○難○而○敗○之○甚○易○計○昔○人○之○得○此○書○而○加○之○  
裝○訂○也○摩○娑○愛○惜○當○不○減○于○余○乃○無○何○而○殘○缺○矣○無○  
何○而○殘○缺○者○且○轉○屬○之○他○人○矣○然○則○今○日○之○補○而○全○  
之○者○安○保○後○日○之○不○仍○歸○于○殘○缺○歟○古○人○藏○書○有○鬻○  
及○借○人○爲○不○孝○之○戒○此○意○固○人○子○所○當○知○要○之○非○達○  
觀○之○論○也○天○下○之○物○豈○有○常○保○于○一○姓○者○哉○不○幸○則○  
失○之○速○幸○則○失○之○遲○耳○但○令○後○之○人○與○我○同○志○勿○致○  
散○佚○則○無○論○子○孫○守○之○或○他○人○守○之○總○屬○此○書○之○幸○  
而○不○虛○余○全○之○之○意○也○夫○兒○曾○好○書○此○書○亦○其○平○日○  
蓄○齋○集○卷○十

書後

補全

十一

所○常○閱○者○爰○舉○以○授○之○而○題○數○語○于○簡○端○非○故○爲○達○  
觀○也○不○善○守○者○雖○戒○之○無○益○善○守○者○知○此○意○愈○宜○珍○  
惜○也

馮孟容曰于一書之全缺而天地古今盈虛消息  
之道無不發揮透徹直可作一則易論非僅拾莊  
蘇餘論也

書史記後

王介甫謂太史公叙帝王曰本紀公侯傳國曰世家公卿特起曰列傳以余觀之實不盡然不獨躋孔子于世家爲非其例也項羽未嘗成事而列之本紀樊鄴滕公灌嬰之屬功而侯張蒼衛瑄之屬相而侯且皆傳國于後而不入世家漢之異姓王唯長沙王吳芮又傳國最久不唯不入世家并不爲立傳蓋子長作史記直欲上繼春秋其所進退具有褒貶之意存焉而不可以例求也卽如世家于吳則曰吳太伯于蓄齋集卷十

書後

史記

三

魯則曰魯周公于衛則曰衛康叔而晉楚則否至田齊則直斥其名又如淮陰侯以反誅而其傳獨不稱名而稱爵其意可知矣夫史書之體有是非而無賞罰子長所爲非正也然其苦心所在固未可盡沒徒以爲自亂其例豈知子長者哉

繆虞良曰介甫之論固爲名通此更據全部立議覺史公深心如見非徒好翻前人窠臼也

盧儒宗曰老而健微而婉一字不肯虛設是得太史公之潔者

書孔子世家後

太史公以孔子列世家而王介甫謂其自亂其例介甫之言誠辨也然子長固亦有見而云爾夫孔子布衣固不得躋之于本紀然其道可為萬世帝王師後之人主尊其道則宜尊其人豈可與老莊諸子同類而視之哉是故係之世家也梅子真言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子長之微旨亦若此厥後歷代褒封而世澤遂與天壤同流蓋子長實啟之矣甚矣其尊孔

蓄齋集卷十

書後 孔子

三

子也若夫先黃老後六經特述其父之說則然而非子長本意班椽乃執此相譏不亦以辭害志歟  
汪武曹曰反介甫之說而行文却絕似介甫

褚庭嘉曰帝王不可僭擬公侯可以追尊係素王于世家龍門具有深意得此為之表章孟堅介甫之譏一齊辨雪

書季漢書後

陳壽爲三國志尊魏以媚晉固其勢不得不然。吾獨恨其黜漢爲蜀。黜昭烈爲先主。殊失史書之實。謝氏改爲季漢書。可謂一正其謬。惜乎其發凡起例多所未安。而文采復不足以濟之。不足以繼兩漢書之後。夫獻帝時。政歸曹氏。故范氏爲獻帝本紀亦甚畧。今旣另成季漢書。則宜斷自昭烈帝始。不應復列獻紀。其董卓二袁劉呂以及左慈華佗等傳亦具載范史。今但當因事見之。不應復爲立傳。皇后本紀宜自爲

晉齋集卷十

書後

季漢書

十四

一卷諸王傳宜自爲一卷。不應草草附于帝紀後。史

記公侯傳國曰世家。辨論處。針針見血。如齊晉魯衛諸國則周天子之

所封也。齊悼惠王楚元王及蕭曹之屬。則漢室之藩

輔也。卽吳楚趙魏。其後亦僭稱王。然本其初而言。則

列之世家也亦宜。若曹操孫權之封爵。則皆自擅之

而自加之。其心未嘗一日不在自帝。此乃叛賊僭國。

非史記世家之比。與其准五代史十國世家之例。不

若准晉書劉石載記之爲得。今列吳魏于世家。而列

董卓諸人于載記。殆襍亂無章矣。此其大畧也。若夫

內外傳先後分合之失宜。與夫融裁繁略之未當。尤  
難。以。枚。舉。焉。吾。非。樂。攻。謝。氏。之。失。也。於深厚中見賦誠。以。爲。此。書。者。  
其。必。博。綜。乎。羣。書。而。折。衷。以。已。意。陳。志。之。繁。者。刪。之。  
媚是漢人筆意缺。者。補。之。而。又。加。之。以。論。贊。使。其。事。其。文。皆。煥。然。可。  
述。然。後。可。以。備。一。代。之。史。吾。老。矣。未。能。及。此。後。有。君。  
子。因。吾。言。而。踵。成。之。其。亦。謝。氏。之。功。臣。也。夫。

繆虞良曰有斷制之才可以論定史事

蔣芳似曰見地既高而用筆復極簡潔入後尤低  
徊婉轉情文並茂設廬陵在史館時得先生與之

菴齋集卷十

書後 季漢書

五

同事吾知必兩相推許也

書日知錄後

世之著書者多矣。或自爲詩文。或纂輯古訓。與夫山川風土人物技術之記載。非不並有補于世教。然其高者可潤飾六藝。下者以資見聞而已。無甚關於得失也。若夫爲天下所不可少之書。其顧寧人先生日

知錄乎。余初閱其書。見其自經史百家以及遐邇僻壤之所誌。殘碑斷碣之所留遺。無不錯綜貫穿。辨析深至。未嘗不驚歎以爲必如此。乃可以言博學。及再四讀之。但覺其要而不煩。詳而有體。其致在于明先

蓄齋集卷十

書後

日知錄

七

王之道而非欲以誇多鬪靡也。故其爲書。雖內外兼該。鉅細畢備。而其所尤致意者。則在乎建官分職。度地平賦。用人養士。教民數大。端觀其上下千古于源流利弊之間。言之深切著明。可謂包括治體而足爲萬世帝王之典則者矣。蓋聖言深遠。史冊浩繁。而是書固已掇其精華。傾其液瀝。使先王之良法美意。瞭如指掌。又皆酌古準今。而無迂遠難行之說。雖謂其與六經相表裏可也。故與其涉獵墳典而不得其會通。不若熟觀此書而自綜其條貫。嗚呼。使爲學者而

知講求乎此。何患無以致君而澤民。使爲人君者。而能推行乎此。何患無以統御海內。而措斯世于三代之隆哉。夫士君子立言之功。實可與立德立功等。然非有高世之學者。不能。惟先生負過人之才。而復不汲汲于自表見。隱居求志。至老不衰。故能網羅萬有。而煌然發爲經世鴻文。吾知其道必將興在位。以衣被天下。不徒託之空言已也。又先生所著音學五書。雖不若是書之切于世用。而後有汲古之士。思討論聲音之道。亦必有取焉。亦不朽之業也。餘意亦自有。

蓄齋集卷十

書後

日知錄

七

言遠神。言不爲一時嗚呼其旨遠矣。

繆虞良曰。夙有經世之懷。故傾心于此錄。而文筆亦極醇茂。

冷秋江曰。力厚思深。其開合頓挫。純是精神結聚。無一閒筆弱筆。寧人此書。猶未盛行于世。得此爲之表章。當不啻皇甫之于三都矣。

典則雅馴。視南豐諸序。殆有過之而無不及。門人

王師貞識

窓課三集書後

已未秋就試蓉江淹留兩月事將竣始知先君有恙  
及歸則先君已稍可問安之後以試作呈覽慈大人  
告堅曰而父望而歸久矣嘗曰得吾兒歸相與語取  
其文閱之吾疾宜可愈今果何如堅聞而自慚以爲  
繼自今當益淬厲于文以副大人意豈知越兩月而  
先君竟不起其得見堅文遂止于此也豈不痛哉思  
父母之于子也方其始生望之曰吾安得若長而讀  
書也事極淺極真稍長出就塾則曰未知其聰明否也聰明矣能

書齋集卷十

書後 窓課

一

讀書矣則又曰未知其沉潛不外馳否也沉潛矣肯  
讀書矣則又曰未知其將來能屬文否也迨乎能文  
而父母顧之喜可知已于是爲之求良師于是爲之  
求良友一遇試事輒拭目望之乃日復一日子之學  
猶未成而廻視堂上人已徬徨欲暮曾不如藝黍牽  
車者猶得少代父母一日之勞而致一日之養也文  
章誤我我誤吾親此語信然興言及此不禁廢書而  
長歎矣然所以戀戀于此者尙冀有以爲母氏慰且  
以慰先君于地下耳集中巧言一章及子夏子游二

句題文。卽當日所呈于先君者。文本不佳。存之以寄  
儻見。愾聞之思。云康熙丙寅立冬後一日記。

沈禹讓曰。文章惟真。則能動人。吾輩宜各書一通。  
置案頭。

書貞女程雲蓮實蹟後

戴子夢巢携所記貞女程雲蓮實蹟示余且屬余論定其事余曰女之所行固人所難能也夫二姓之好古人重之然觀禮記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如壻之父母死則壻之伯叔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之父母死亦如之是女未嫁固不成婦也又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是女雖已嫁而未廟見猶未成婦也故從一而終之義初不

蓄齋集卷十

書後

貞女

三

以律女之未嫁者且夫婦之合人也非天也女尙未嫁則夫婦之情宜無從生無庸遽以終身殉故論者謂雲蓮之守志不若從父命之爲安雖然禮固有行已上議論如登層岩之上更難轉脚于古而不可通于今者行固有過乎中而可以風乎世者大抵忠義節烈之事非負至性人不能爲而人之負至性者每多偏至之行如雲蓮之志于守節百折不變此其至性根結于中有必非他端所能易者苟一有計較可否之心則依回遷就亦將何所不至故惟能爲過情者乃能無不及情耳嘗微窺苔年子

女或語及于其婚姻家之盛衰。人之美惡。則必欣戚  
係之。蓋自近世婚姻之禮。一諾而不可復更。而男女  
之以終身相許久矣。宜乎雲蓮之必欲遂其志也。方  
今世風日下。廉恥道衰。閨門之防。其不可問者多矣。  
得如雲蓮者。矯而勵之。豈可謂非末俗之砥礪。而奈  
何必以過情訾之也。譬如士庶人。未嘗委贄于君。而  
一旦起而殉國家之難。豈得反謂其非義哉。余又聞  
人情之以義動者。往往能激烈于一時。而難于持久。  
然觀夫庚申圖之夢。則雲蓮之終身已大定于夢中。  
蓄齋集卷十

書後

貞女

三

而其立志之不移。亦大可卜矣。雲蓮其厚自愛。他年  
苦節見褒。雖余老或不及見。而世之君子必多爲之  
表揚者。請以此言爲先驅焉。而可。

錢夢得曰。議論透快。反說正說。皆中肯綮。篇末于  
贊美中。寓勸勉。尤覺意思深長。

書繆虞良先生程琳論後

程琳仕宋當莊獻太后臨朝時以武后臨朝圖獻時論鄙之繆虞良先生作程琳論謂琳之獻圖乃所以諷諫世人不知其意而妄譏其文筆甚美良足爲琳昭雪然予終不滿此事故書數語于後

按琳立朝頗厚重有識其獻武后臨朝圖也謂將以革命之事陰啟莊獻則喪心已甚以琳之智應不出此誠有如篇中所云者然而琳之獻圖終不足言智

蓄齋集卷十

書後

程琳論

三

也夫琳欲諂附莊獻固無事不可自結而不必于獻圖然苟欲開悟莊獻令之還政嗣主則莊獻非武墜之比卽明言勸諫亦必不置諸死地也而乃託之于圖何哉設后而以爲媚已耶必且心薄其爲人設后而怒其諂已反引構禍之罪以誅之琳雖百喙其何自解免于天下且彼亦幸值寬大之朝故能以功名終耳使在漢唐之世有不追咎其以邪謀動后而戮及妻孥者鮮矣故以獻圖爲取媚固不免于愚以獻圖爲諷諫尤不免于愚也作者此論蓋亦君子與

人爲善。所謂有過則多方而開宥之者。而要之不可  
以爲諫法。

李客山曰簡潔嚴厲如老吏折獄

普齋集卷十

書後

程琳繪

三

書楊大瓢夢虎圖記後

夫婦爲人倫之首。其精神所感。形于夢寐。往往而驗。大○意○然亦終不足爲驗。不可解也。余讀大瓢夢虎圖記。而

有感焉。余年十八。應童子試。是時室人許猶在室。忽夢天開日明。而有一蒼龍。蜿蜒空中。晨起謂家人曰。吾夜夢如是。今天日固然。安得有龍見耶。內父爾聲公聞之曰。其兆當在黃郎。因出門小立。則見喚覆者正入余家。旣婚後。許爲余述之。且勗余曰。君其努力。余亦竊喜自負。然蹭蹬日益甚。丁卯秋許又夢。門蓄齋集卷十

書後 夢虎

五

上有龍忽墮地。一人持刀前斬之。分爲兩截。見血甚驚。惋有先亡老僕曰。是可續取而合之。龍遂活。向空飛去。是歲余遭已上○敬○冤獄。褫革後奉其○驗○旨開復。此其兆也。

雖然。龍神物也。其飛騰變化。不可量。能興雲雨。潤澤

天下。故惟豪傑之士始足稱人中之龍。今余以一經終老。安在其爲龍也。且夫龍之與虎匹也。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而士之能乘時利見者。曰龍。驤虎驟。乃余旣蠖屈。而君亦鼠伏。又何夢之無憑耶。豈屈伸伏見之故。猶之夢死者得生。夢食者得病。陰陽固相反。

耶。然君猶能爲細君作圖以慰其區區之意。而余并不能爲之圖。其負許之期望亦甚矣。

冷秋江曰筆意崢嶸亦有龍蟠虎跳之勢

楊大瓢曰題面虎是主龍是賓題神虎是賓龍是主主主賓賓串挿入妙雖然癡人說夢其我兩人之謂耶

蓄齋集卷十一目錄

雜著

閒窓偶述

答崙發問

題王聲弘濯足圖

跋楊安城補臂圖

跋仲父有三公教子圖

竹雞讚

壁蟾子讚

蓄齋集卷十一

目錄

樹根床銘

四六

擬

上預蠲江南諸郡明年地丁折色謝表

康熙四十年

擬唐蘇州刺史韋應物到任謝表

重建虎丘山東岳殿徵詩文引

吳山關帝殿募緣引

竹塲詩餘引

蓄齋集卷之十一

襟著四六

閒窓偶述

世人論花。香色兼全者爲上。香清者次之。色豔者又次之。余謂二者難兼。但得其一。皆足以娛心意。不必過分差等也。要貴乎耐久耳。嘗見好事君子。愛種名花。經年滋培擁護。若慈母之愛其子。及至花開。不數日而畢。竭終歲之心力。而僅博此數日之娛。業已得不償失。一旦燥濕失宜。輒至萎絕。又不勝惋惜。是欲蓄齋集卷十一

襟著 閒窓

一

以自娛而適。以自苦也。何所取哉。余性拙。不善蒔花。惟取其易種而難壞者。少時最愛種荷。清明前課童種十餘缸。環列庭中。花有千葉紅白及大紅十八瓣三種。暑月花葉齊發。儼如池沼。每早起。携小几手一卷書。吟哦其中。清風徐來。香氣襲人。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少焉日出。花放其紅者如龍燭之耀。高空白者玉質錦邊如白玉盤中貯水蜜桃雪藕鮮妍異常。而翠蓋參差。翻風滴露。亦復裊娜可愛。可謂色香並擅。且自初吐葉至于結實。足供半載清賞。洵快事也。

後因城居不能復種。間取一二挿膽瓶中。其易敗乃

甚於他花。獨歲首供梅花。

香。他。銘。鑄。處。

一枝自葢而花。而葉而子。

亦可作百日玩。孤燈細雨。客散吟餘。藉以文寂寥。遣

世慮。頗覺可意。然余本生長梅花海中。今獨有一枝

相對。終不甚快。近于友人齋中。見雞冠絕盛。快之因

此。方。是。人。正。面。

乞其種。以歸。散布庭隅。春時叢然而生。呼童刪其繁

冗。五月末已各吐英。復漸次芟。其不佳者。留百餘顆。

叙。之。楚。楚。可。人。

入秋色。澤日勝。其純禰。正間淺深濃淡之狀。難以枚

舉。總之。種細者艷。而且嬌。種粗者雖稍遜。而頂大于

蓄齋集卷十一

雜考 閒窓

二

斗亦自壯觀。一望光彩陸離。不啻如雲錦之作。堆而

或露華霑衰。或日光激射。或烟雨迷離。或燈月輝映。

點。漆。生。姿。

靜而玩之。無不盡態。極妍。雖香韻不若梅。與荷。而其

色則過之遠矣。况梅花之盛。不過半月。荷花以後。先

相繼。故能持久。若夫一花自爲終始。而能歷半載餘。

者。雞冠而外。蓋未之前聞。斯真花中之耐久朋也。豈

結。束。主。意。

得以其香。香而少之哉。雖然。盛極必衰。固物理之自

然而賞玩日久。則係心生焉。今此花與余相對已半

載。行且摧敗零落。歸于無何有之鄉。譬如良友頻年

作。者。歎。

○是○多○情○  
聚首而忽欲遠別苟未免有情亦何能不戀戀也以  
視世之好事者相去有幾此釋氏所以欲空諸色相  
也夫

陳陽山曰信筆揮灑似未嘗有意作文而其間起  
伏照應自極結構之妙至于詞句之瀟灑飄逸則  
又栩栩欲仙矣

湯磊軒曰以色香二字作品題則雞冠似遜梅與  
荷矣拈出耐久二字身分便高一路叙次自然淡  
韻絕俗

答崙發問

姪崙發問余作詩作文之法何如。余瞿然曰：此吾所求之而未得者也。曰：先生之詩文則既見稱于世矣。又嘗爲人指示其失得矣。設未得其法而何以能然乎？曰：吾明語子。始吾欲學爲詩，亦以爲詩必有法也。見前輩有能詩者，輒從而求之，而或言有法，或言當以意會。余固惟法是信也。及博觀乎古人之詩，則殊不盡然而後知法之果未可恃也。若夫古人之論文如韓退之答李翊書，柳子厚答韋中立書，可謂有味。蓄齋集卷十一

雜著 答崙發

四

乎其言之矣。而初未嘗言及于法。近世魏叔子頗謂有法。然吾就其文求之，究不知所謂法者何在也。竊意夫詩所以言志也。文者言之有文者也。古之人率其意而發之于言，其言之協于音律者，則爲詩。其言之經緯有章者，則爲文。豈嘗先有自○是○確○論一定之法而後爲之哉？故凡爲法之說者，皆似之而非也。且子不從事八股乎？彼其爲起承轉合淺深次第之法，夫人而能言之矣。然亦何嘗有親○切○指○點一定之法乎？故顯而言之則詩不可以爲文，古文不可以爲今文也。此則法之一定。

者。微而言之。則古文與今文一也。詩與文亦一也。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法拘者也。夫古之作者必以讀書養氣爲先。吾未之能也。雖然辭不可以不達也。吾惟務達吾之所欲言而無或扞格而不通。無或凌言近而指遠然亦須意會躐而失次。無或散漫而無紀說理則勿流于穿鑿。論事則勿涉于粗豪。用意則勿淪于艱晦。遣言則勿傷于雕琢。若此者。特初學者之能事。非敢冀古人之萬一。然使起古人于今日。倘亦不以爲大謬乎。蘇子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吾奉以爲書以貽之。

法焉。其他則非吾所知也。故曰未得也。崙發曰。先生雖不言法而法固已備矣。請書此語以誌諸座右。因書以貽之。

繆虞良曰。謂詩文無法不可。若問詩文之法如何。則又難于舉似。有法無法間解者。自領文善會。此意寫得不粘不脫。

楊大瓢曰。此論最爲有見。魏叔子作陸懸圖序。講規矩方圓極妙。但以變爲法之至。而用意爲變以求合乎法。似猶過爲高遠之說。未若此言之親也。

題王聲弘濯足圖

蒼崖之畔。淥水之側。中有人焉。炯然其眸。充然其色。依倚雲根。而濯足乎淪漪之寒碧。諦而視之。何其肖吾王子聲弘之標格。王子瑚璉資。豈宜託山澤。然觀自古賢豪。雖與世推移。而未嘗不歸于自潔。故可窮可達。而此足必不可以輕擲。嘻。有如斯人之不知不愠。而寄興于清流者。吾知俗塵自不得點其白。

湯磊軒曰。小小結構中。意義絕大。洵稱巨手。

跋楊安城先生補臂圖

此安城楊先生補臂圖也。嗚呼！人身之休咎，乃與圖畫相關。畫其通神矣乎？吾以為非畫之能通神也。亦人心之誠自相感也。向使畫能通神，則當其剪而分之之日，臂即應病矣。何以必待燬焉而後病？且補焉而即不病也。蓋先生朋友之誼至真且篤，與祁李兩君幾為一體。其臂之在李肩也，猶之在身也。故圖雖分而臂無恙。迨祁李即世而像復燬于火，則幾于以臂殉之矣。故像燬而痛作，然朋友相愛而不相殉，分者事之偶然而補者情之特至。故補臂而痛即止。是則其病也。固先生之誠有以感之，而其愈也。又范太君之誠有以感之，也不然則今之寫生者多矣。其成毀豈皆有關於身？即曰良工之筆可以參造化而闡幃中，偶爾染墨，又安能挽救若此之神哉。

楊大瓢曰：絕不費詞，只是一意反覆申明，遂使極難解釋之事，盡然理解。此題作者甚多，若乃直捷痛快，無如此文者。先君賴以不朽矣，敢不九頓以

謝

跋仲父有三公教子圖

自宋仁廟時。吾先世由閩來蘇。子孫相繼。簪纓烏奕。以文儒世其家。歷今二十餘傳。而式微甚矣。先君篤志好學。思有以振起家聲。而不幸罹奏銷功令。仲父少孤。先君友愛深至。又以病不能竟學。嗚呼。其有望于後之人者。仲父之心固猶先君之心也。乃堅既躋。躋以老。而諸弟復碌碌未有聞。今觀教子圖之作。不禁爲之潛然以悲。夫仲父義方之訓素嚴。諸弟稍長。爲努力延名師。贈遺必厚。供饌必豐。過庭時必問所。蓄齋集卷十一

雜著 仲父

八

誦習。每遇試事。輒身與之偕。欣戚係之。蓋愈久而愈篤也。嗚呼。父母之望其子。亦何間存沒。使吾輩少有一寸進。卽冥冥中當亦一慰矣。堅今衰朽。不復能自奮。而諸弟年富力強。其可不厚自勉。務以遠追先烈者。副仲父之期望也耶。

鄒廷楚曰。撫今追昔。低徊婉轉。可謂情深而文明。

竹雞贊

竹雞產于浙其鳴能辟飛蟻客有以餉予者  
戲效蔚宗爲之論贊

有鶯其領。小雅引喻康侯。載好其音。衛風興懷聖善。  
故翬翟以文章擅美。鸚鵡以能言見珍。不其然乎。若  
夫形黯淡而無奇音。奮迅而寡韻。斯亦不足供耳目  
之玩矣。雖然以色取憐者。婦寺之道也。以聲動聽者。  
諧媚之爲也。乃若廣廈斯構。松栢有榭。而虻蟥生焉。  
攻心而入傳翼。而出使夫棟梁之重任。外觀有偉而

便說得可畏

晉齋集卷十一

雜著 竹雞

九

中已愕然。智不及防。勇不及禦。一朝傾壓。萬物齏粉。  
此之爲禍。固猶夫言利小人。琢削邦本。摧傷世臣。而  
致宗社于淪胥者也。而是物于時。引吭長鳴。鼓氣振  
響。無煩搜剔之巧。而積蠹自消。不假剝啄之勞。而羣  
惡盡斃。故可以弭患于未萌。亦可以持危于有象。其  
與忠直之士。侃侃萬言。排奸回扶正。類令皇圖鞏而  
不替。社稷危而復安者。何以異哉。然則雖比德于朝  
陽之鳴鳳。可也。彼竊乘軒之寵。蒙公子之褒者。得不  
有愧于斯焉。

贊曰。有蠹斯伏。莫摘其奸。棟撓屋壞。職彼之患。除惡  
有道。不以力。殫神刺割隨聲運。無堅不鑽。凡厥醜類。聞之  
則捐。松軒無恙。攸居孔安。嘉爾小物。厥勛茂焉。以貌  
取人。古聖所歎。物亦有之。母取美觀。

冷秋江曰。酷似蔚宗矣。然英爽本色。故在。

繆虞良曰。比物觸類。有賦家之思致。

蓄齋集卷十一

雜著 竹雞

十一

壁蟾子讚

形如螳螂。族混蜘蛛。敢高緣于華閣。紛白佔夫民居。  
爾乃偶臨几案。乍點巾裾。觸肌膚而起栗。竄卷帙以  
紛趨。非鵲語之先兆。異燈花之禎符。曾何喜之可卜。  
祇取憎于吾徒。吁嗟乎。世固多負虛名而無實效者。  
吾於爾又何誅。

陳陽山日亦趣亦雅

蓄齋集卷十一

雜著

壁蟾

十一

樹根牀銘

乙酉之春客有謂宜以此物并詩進獻者余  
曰子欲我爲負曝美芹者之續耶因而書此  
枯木朽枝輪囷離奇爲萬乘器汝獨何爲淪落此地  
得非無左右爲之先容無有力爲之延譽嗚呼安汝  
命守汝義汝本山野之材母或厭棄衡茅而冀倖乎  
逢世。

冷秋江曰不卽不離而正意喻意皆見最爲合法  
若過于刻劃則小矣

擬

上預蠲江南江蘇諸郡明年地丁折色謝表

康熙四十年

帝德同天澤沛九霄雨露

皇仁布地春回萬井桑麻歲方登大有之書猶煩軫

念民已減積逋之困更降恩綸賜以明年務令人

霑河潤蠲其折色無俾農苦錢荒慶溢東南歡騰淮

海臣等云云竊惟致治有道藏富爲先足國有經裕

民爲本故踐土食毛之衆誼固篤于奉公而養欲給

求之朝政每崇夫薄歛維茲吳會伊古揚州地近江

蓄齋集卷十一

表

三

湖故多些窳偷生之計星分牛斗亦少蓄積素封之

家自禹書則壤以來暨職方辨物而後雖瑤琨篠簜

物華若甲他州而卑濕沮洳土性實居最下列三品

之良楛特任土以爲供問九府之重輕豈逢年而可

獲青蚨已非易致白選更自難求是以孝武白金之

制不行而元和採銀之坑有禁以爲貨幣始乎交廣

之間用當緡錢昉于景祐之世明祖坑冶有課未嘗

派征田賦之中正統倉粟陳因遂有變賣折銀之議

蓋窮變通久立法自貴因時乃日積月深大勢幾成

偏重既詘。此而伸彼。使未利得權。其盈虛則以有而易。無在農。民自困于緩急。况圍桑品屋。賦法恒急于張弓。將糶穀賣絲。民命必疲于馭馬。夫豈無賢明之主。加意恤農。亦時下藹吉之音。推恩賜復。要未有道隆損已。人瞻抵璧之誠。德在安民。家沐雨金之賜。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天亶。愷悌性成。紫禁深居。洞悉閭閻之疾苦。翠華載道。周知稼穡之艱難。夏稅有蠲。秋糧有蠲。恩施已周于寰甸。旱乾有賑。水潦有賑。子惠時

菁齋集卷十一

表 預蠲

十一

切于困窮。史○使○事○人○此○不絕書。不數西京之故事。遊○卽爲度。羣賡安邑之風謠。乃猶念五湖之濱。賦稱最上。而大江之左。戶鮮多藏。觸目堪憐。類多食粗衣惡之子。關心獨切。如聞呼箕怨斗之聲。雖統計逋租。何啻數十萬金以上。業槩行免。比斷自三十六年以前。然而物力卒未盡紓。民氣卒未盡樂。揆厥所以。良由撫字之尙疎。肆其靖之端。在鞠謀之克徧。用煩

天語。特命地官。自江而南。所轄幾何郡縣。惟歲在午。折銀盡予蠲除。蓋定賦是捐。總屬君恩之浩蕩。而額

征克減。皆關民命之生全。第赦其宿逋。僅得免。追呼之。苦必弛。其新賦。斯克遂。婦子之歡。况誤課者。流囹

率多。由于不給。而急公之侶。亦豈盡出于有餘。若加

恩于奏銷。既定之餘。則下戶雖幸沐其仁。而良民或

莫邀其惠。惟施德于催科未起之日。則編氓得均沾

其澤。而蠹胥無所容其奸。且玉粒出自田間。輸將甚

易。銀幣資乎市肆。貿易維艱。故水毀木饑之辰。既苦

轉移之無自。卽稊遺穗。滯之歲。尤患折閱之過。當凡

此輿情。莫逃睿照。所以免其舊。猶必免其新。用昭

蓄齋集卷十一

博愛之至意。而蠲其銀。不必蠲其粟。兼寓重本之良

圖。從此國無貧民。邦本固于磐石。民有餘力。頌聲溢

于康衢。上恬下熙。休哉樂以天下。人安物阜。允矣功

倍古人。臣等德愧名棠。才慚郇雨。空懷報國之志。莫

展富民之猷。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

政。下下宜然。利必興。害必除。聖朝已無缺事。任若

職。食若俸。寸心殊懼。素餐惟當。潔已奉公。益勵素絲

五紵之節。抑且私懷。過計願効。芻蕘一得之愚。伏願

日佩湯銘。時調舜樂。採貴粟之論。天庾常充。存抑末

表 預蠲

十四

○蠲○年○事○在○錢○元○正○不○必○捐○粟○

之思珍奇有却繼厚生而婉而多風正德黃童白叟咸知說禮

敦詩因養民以致賢岸芷汀蘭蔚作菁莪棧樸則寓

愛養于九賦之內既富而康而登風俗于三物之興

益仁以壽高天厚地沐膏澤者豈惟四十餘載之澍

濡咸五登三占景運者靡罄億萬斯年之弗祿矣

施覺菴曰考據精詳詞華豐贍更能于頌颺中行

一議論名通曉暢足令民隱上達此有關世道之文

莫僅作四六浮艷看

朱魯若曰他人只作得蠲租表耳此却能切定折

蓄齋集卷十一

表預蠲

十六

色說上下今古源流利弊無不洞徹覺滿幅俱是

書卷氣

擬唐蘇州刺史韋應物到任謝表

江南東道蘇州刺史臣韋應物上言臣自奉新命已於某月日到任訖者伏以君言不宿當深靡及之懷王事孔殷敢昧匪躬之義旣一麾而出守遂五馬以過臻慎始有心報成無日臣應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設官分職實代天以亮工宣化承流必因俗以爲理惟茲吳郡越在海隅三江五湖環其封域南金東箭萃其物華然而禹貢所書土田最下及乎職方有誌賦入滋多故飯稻羹魚凍餒之憂或鮮而火

蓄齋集卷十一

表 擬韋

二

耕水耨積聚之計常虛自非政在保障何以戶登康阜茲蓋伏遇○○○乾綱獨運離照方升視下如傷懷遠爲近念吳民之凋敝須良吏之旬宣猥以菲才膺茲重寄深懼報稱之無地仰慚錫命之自天顧誼切致身分難曠職奉簡書而言邁長辭粉署之香分符竹以遙臨遽達文身之境閭門柳色旌旆增妍茂苑鶯聲笙簧競巧都城百雉慨夫差玩寇之非烟火萬家憶宣聖在輿之歎泰伯季札之高誼廟貌猶新言游子羽之遺風絃歌未墜伏念臣徒知愛鼎用

識操刀身帥名邦。冀嗣徽于曩哲。月糜厚俸。愧無解于素餐。惟當遠遵拔薤之規。使豪強自戢。內勵飲水之志。俾井里粗安。臣應物無任云云。

此楊尚木先生課士題也。門人試作多泛語。且不合古體。故拈以示之。自記

繆虞良日題甚枯。易于旁及文。獨清切不浮。

重建虎山東嶽殿徵詩文引

蓋聞正神有功當世不可無禱賽之祠勝蹟得顯來

起法殿重便冠非藩祠可比

茲端賴有文章之事柏梁翔體漢宮鉅麗斯傳少室

題詞仙女精靈爰著矧欲垂勸懲之微旨表營建之

揭前一大

苦心自非吐鳳高才片石安能增重所冀生花妙筆

千金不吝借光恭勒小言用祈大雅伏惟兩儀定位

聿分方岳之名五載時巡首秩岱宗之禮形推日觀

永鎮寰區神長山祇普垂象教聖經主名東嶽道家

應號天齊上則保護國家下則陰騭士庶承天應地

廣大敬

蓄齋集卷十一

引 重建虎山

九

化工潛運而不知簡善黜邪賞怒無形而甚近所以

歷代皆稱祀典必至社首告虔而蒼生仰荷神休尤

因廟貌生敬則廣殿崇臺之構豈容少於脩福懼罪

之邦哉吾鄉在吳邑西偏而虎山爲光福勝境四圍

山合如作屏藩一望波明直同潮汐橋通漁市烟靄

如齒

爭飛閣對龜峯松風四至清磬出朝霞之外棹歌來

落照之中桃李漾春風芳菲鬪色桑麻夾綠畝翁鬱

成陰玉影浮空瑩徹廣寒宮裏天花積素杳冥姑射

山頭誠足以弘敬福區供養聖像向來因山建宇本

有岳帝行宮父老相傳靈爽最著苦雨淒風之日常聞堂上傳呼昏黃夜黑之時每聽庭前訊鞫但說者

立禍正大無私有感者必通吉凶不爽以故愚氓懼

罪知屋漏具有神明善士堅心信目前已彰果報夫

何劫灰難免寶殿忽殃迄今百年有餘僅存遺址可

驗居人無所展禮咸抱不安故宮鞠為荆榛茂由重

建乃歲次辛亥序屬仲秋堅寒暑為災鬱蒸成疾蒲

柳弱質增顧復之殷憂樛櫟庸材重庭幃之珍惜藥

餌未效祈禱攸虔旋荷轉筆如鞭撻匡扶得去凶而即吉由是感

著齋集卷十一 引 重建虎山 三

激願轉廢以為興經始在壬子秋前雷鳴磬鼓觀成

在丙辰春暮風轉靈旗雲氣拂簷儼然鳥革翬飛之

象螭龍護礎不減泰山磐石之安畫棟接于雕梁朱

闌映乎粉壁莊嚴妙相垂九旒而端拱丹墀淑慎仙

容執五明而雙瞻御座凡茲土木之費竭精力者五

年營造之勞役工作者萬計雖規模之式擴終無已

時而志願之所圖既有成效兆姓之禱祠有地赫哉

視聽非遙萬年之香火相傳凜矣明威如在詎云仰

報夫既往抑欲用勸夫將來惟積誠之上通致天意

之默相。所以法雲灑潤。昭告肇自真人。蓬島乘風。擇

吉實煩仙駕。

開光入藏吉期  
係箕仙所定

福德八字。欣逢嶽降良

辰。鼎峙千秋。瑞著燕巢北向。堅趨承帝闕。每歷寅清。

仰體親心。彌慚膚髮。行將誌諸鐘石。故敢請乎名賢。

寵錫珠璣。隆施錦繡。或披文相質。無殊黃絹之辭。或

雲蒸霧湧

摘藻抒華。頓長烏絲之價。或博約而溫潤。世推明月

之篇。或脩潔而鬱蒼。體妙柳州之記。或擬青蓮之讚。

塑像增輝。或序白龍之遊。林巒生色。或宏詞險韻。千

餘言譜就宮商。或戛玉敲金。八叉手人傳膾炙。絢春

蓄齋集卷十一

引重建虎山

十一

花於文苑。不數王劉。垂秋實于翰林。奚誇潘陸。方諸

圭璧。彙集塗山。譬以雲霞。並揚碧落。務使福善禍淫。

勤。懲。儆。旨。

之義。炳若日星。革故鼎新之因。昭茲來許。庶幾叢楹。

飛檻。借蒼山以無涇。卽微意深情。與碧水而俱遠。在

家大人字榮華。衮感且不朽于五衷。而諸君子筆補。

大。雅。不。繁。

化工實亦有助于三教云。

曾青藜曰。筆情流麗。氣韻蒼涼。絕似王子安。滕王

閣序。

言言典切。無一浮響。昔外祖原評云。氣象則植璧。

秉珪詞采則敲金戛玉誥頌之體風雅之材兼而  
有之吾斷其必傳可謂知言矣 門人倪民平識

去齋集卷十一

引 重建虎山

主

募葺吳山關帝殿小引

蓋聞人之所敬惟神。而神之所憑維廟。丹楹削色。將靈爽。何以式憑。松栢無歌。卽舂蠻亦爲虛敬。維此上方勝地。向爲五福神宮。邀福者旣多。媚神者斯衆。畫船簫鼓。傾城之士女如狂。酒醴牲牲。終歲之禱祈不絕。是以山僧藉其餘利。廟貌得以常新。自我大中丞湯公。奏禁淫祀。爰迎關夫子法像。永鎮名山。在當日固欲以正而勝邪。乃人心未免喜邪而憚正。况維神聰明正直。必無作福作災之私。而吾吳物力艱難。亦

蓄齋集卷十一

引 吳山

三

少以饗以祀之事。遂使湖山無恙。喧寂頓殊。曾日月之幾何。而殿宇之非故。山門冷落。坐看燕雀銜泥。前

殿傾圯。行見荆榛塞地。然而鼎新非易。轉廢實難。徒

懷離黍之悲。遑問斯干之賦。乃卽關夫子所居正殿

而壁間穴隙。如分鄰女之餘明。瓦縫參差。常窺回溪

之蒼鼠。簾捲芭蕉。暮雨滴瀝。不獨空庭。窓含楊柳。春

風搖曳。寧惟花影。倘樊侯欲排闥而入。料應不費推

敲。設馮公將倚柱而歌。亦且堪虞。傾側及今。不爲繕

治將來。必至隳頽。用陳蕪陋之辭。以代住持之請。凡

我後學。夙仰先型。昭事既有同心。捐助何能自己。與其緩歌慢舞。侈一時耳目之觀。孰若片瓦一椽。圖數載安全之計。治先其急。非必棟梁榱桷。煥丹雘之維新。事道其常。但期垣墉墜茨。使風雨之可蔽。衆擎則易舉。費少則易完。葛屨五兩之歌。或相倍斯可矣。小星三五之數。雖無力願。勉旃從此降鑒。無恫祇承。有地亦足見公道之尚存。吾黨而正氣之不泯。人寰也。若夫美魚美輪。發揮輝煌于金碧。斯飛斯革。增壯麗于規模。惟在有志之竟成。謹當跂予以相望。

兄穉堅曰詞則風華掩映意則尖巧玲瓏而局理周緻自見大方徐庾諸公不得擅美于前

竹塲詩餘小引

蓋聞花滿春城。易得芳時之恨。香濃畫閣。恒牽才子之思。故刪詩不廢國風。溫柔可念。而鍾情正在吾輩。天○然○工○妙○寄託斯深。按拍徵歌。譜就無非艷冶。含毫吮墨。寫來半是離愁。竹塲文子萬通者。黃閣家聲清門世胄。渡江洗馬。爭看璧人入洛。士龍羣稱竹箭。走烟雲于腕下。高曾規矩何慚。漱芳潤于牙間。魏晉風流自喜。以天姿之雋。令若此其芳思之纏綿。可知十郎才調。無雙應逢小玉長卿。消渴特甚難聘。茂陵春山淡似蛾。

蓄齋集卷十一

引竹塲

三五

眉對此能無動念。夜月圓于鸞鏡。醉餘恍欲遊仙。于  
是小擘花箋。輕擲彩筆。倚慢聲而寫怨。參差檀口生  
香。藉法曲以傳情。彷彿桃腮。疑笑短長相錯。雲錦成  
堆。清濁均調。珠璣共貫。若夫集唐諸闕。尤屬作者擅  
場。好句紛來。疑有鬼工之運。清辭輻輳。都無斧鑿之  
痕。剪西嶺之雲霞。裁作天衣。沒縫采南山之金錫。鎔  
成劍氣。交輝覺李杜歌謠。直是從今著紙。錢劉賦咏。  
總皆爲我言懷。可謂騷雅宗師。風月領袖者矣。然而  
巫山雲雨。徒擾夢魂。洛浦佩環。終歸想像。宋玉東鄰

之賦麗而不淫。陶令閒情之篇。憂而不迫。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聊以展其才華。而協諸律。被諸管絃。豈至同于鄭衛乎。使大雅而可作。微斯人其誰歸。

繆虞良曰。新詞麗句。更饒逸韻。徐庾之後勁也。

王來嘉曰。于香艷中見典。則于工練中見自然。可謂若春華之麗。韶景秋水之淡。晨霞



